

DeepSeek之後，詩人何為

周立民

人大概從出生就缺乏安全感，充滿着對這個世界的恐懼，否則怎麼會哭着降生的呢。沒有錢，擔心日子過不下去，生活沒保障；有了錢，擔心別人覬覦財產……焦慮，擔心，恐懼，時時伴隨，這種安全感的匱乏，大大影響我們與世界萬物、與人類自身的關係。比如我們與動物，按說以人的傲慢應當有充分自信才對，事實並非如此。我曾開玩笑，人常常這樣預設與動物的關係：要麼牠們吃了我們，要麼就是我們吃了牠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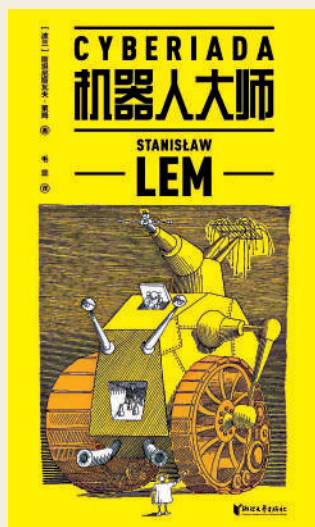
科幻小說，不論多麼「幻」，總歸是創作者意識的一種表達，其中不乏一大堆安全感的焦慮。波蘭的科幻小說大師斯坦尼斯拉夫·萊姆的《機器人大師》開篇一個故事就是《如何拯救世界》，就是我們始終覺得這世界不安全。不是外星人要毀滅地球，就是我們人類得意忘形行為失控自毀地球，接着再是英雄橫空出世來拯救……這幾乎已成科幻小說習用套路。我不是科幻迷，科幻小說讀得不多，對《機器人大師》感興趣，是因為這裏面兩位大師製造了各種「機器人」，其中有一款「電子詩人」。它還是一個能夠不斷學習的智能「電子詩人」，小說裏的這段敘述，契合讓當下很多人憂心忡忡或惴惴不安的話題：AI會取代我們嗎？——哪怕不是當下，而在未來。

人有思想，難免自私，DeepSeek這樣的人工智能出來後，驚訝和歡呼聲還沒有過去，新的問題就來了：它會取代我們嗎？人類一思考，上帝就發笑，但是，人卻笑不起來，反而是「細思恐極」。想多了頭疼，還是看看小說裏是什麼狀況吧。《機器人大師》有一章《特

魯勒和克拉帕烏丘斯的七次遠行》——特先生、克先生，正是兩位機器人建造大師的名字——其中，特先生滿腦子想法且經常躁動不安，他讀了八百二十噸關於控制論的書和二十萬噸詩集後造了一台會寫詩的機器。「在一個又一個擴展部件加上後，這台機器變得巨大無比，彷彿是一座纏滿了電線和燈管的小城，電線胡亂地交織在一起，就連魔鬼也理不清頭緒」。看來這台「電子詩人」顏值不佳，且頗佔地方，主要是此作出版於一九六五年，還沒有進入電腦時代，作者頭腦中的工業遺存太多，要在今天恐怕就不會這麼寫了。但是，它會寫詩啊，且能不斷學習，最初只能寫古典詩，後來連現代詩也精通了。問題就來了，那些「肉體」詩人帶着一決高下的心理來拜訪過電子詩人後坐不住了：

當第二批來挑戰的普通詩人找上門時，電子詩人出口成章，一首充滿現代色彩的新派詩歌吟誦出來，令在場的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啞口無言。而他創作出的第二首現代派詩歌差點讓一位享有盛譽的大詩人因為自愧不如而背過氣去，要知道這位詩人可是得過兩次國家大獎的，公園裏還立着他的雕像呢，從此以後，每個詩人都想挑戰一下電子詩人，他們帶着裝滿手稿的手提箱和文件夾，從四面八方趕來，就是為了要與電子詩人在賽詩大會中一決高下。電子詩人讓每個挑戰者朗誦他們創作的詩，而他在聽完之後很快就掌握了那首詩的風格和手法，隨後通過公式計算，創造出一首風格手法完全相同，可是卻高明許多的新詩。

問題鬧大了，有一名年長的抒情詩人氣得



《機器人大師》書中插圖出自波蘭藝術家達尼埃爾·姆魯茲之手。

作者供圖

音律弄得神魂顛倒，昏迷不醒。」DeepSeek之後，詩人何為，詩人還要寫詩嗎？

AI寫作，是狼來了嗎？這樣的題目攪動着中國文學界，甚至上了全國「兩會」。有人說，AI寫作可以取代百分之九十五的作家創作，但還是堅挺地認為，人類至少還有百分之五的尊嚴。也有人在暢想「人機共創」的美好明天，並宣稱：技術從來都不是人文精神的敵人。對現實常常視而不見的作家詩人們，這一次對技術現實如此敏感，足以證明這個時代人類與技術密不可分。然而，有時候，我在想，寫作作為人類古老的技藝，在今天既然跟不上時光的腳步，那麼又何必趕得如此氣喘吁吁呢，表現得鈍感一點不好嗎？我們既然宣稱技術時代更應堅守人文精神，那麼，精神需要給社會提供更穩定的價值，而不是慌慌張張不守舍。《機器人大師》裏的電子詩人的結局是，被關得在自己的星球裏待不下去了，被賣到鄰邦星球。這是萊姆的預言嗎？他是未來學家，我不是，我不會預言，我只會輕輕地告訴自己：埋頭讀你的書就是了。

自殺了，又有兩位年輕的先鋒詩人步其後塵。安全感匱乏後，本能的自我保護是攻擊：「眾多詩人開始了一系列的抗議遊行運動，強烈要求對電子詩人簽發禁令，但其實除了他們以外，根本沒有人在意這件事。甚至可以說，報紙雜誌的編輯都對電子詩人青睞有加，因為電子詩人可以使用成百上千個不同的筆名，按照編輯的要求迎合讀者的口味，迅速寫出任何主題、任何風格以及任何長度的詩篇。人們為了搶先一步讀到電子詩人的大作，甚至不惜在街上為搶奪一份報紙而大打出手，可能一首詩還沒讀完，報紙已被別人從手中搶走。街上隨處可見讀了詩以後沉醉其中的人們……電子詩人的詩家喻戶曉，人人都會背誦，空氣中瀰漫着美妙的韻律。更有一些天生對詩歌情有獨鍾的人，有時會被那獨具匠心的比喻和別出心裁的

五的尊嚴。也有人在暢想「人機共創」的美好明天，並宣稱：技術從來都不是人文精神的敵人。對現實常常視而不見的作家詩人們，這一次對技術現實如此敏感，足以證明這個時代人類與技術密不可分。然而，有時候，我在想，寫作作為人類古老的技藝，在今天既然跟不上時光的腳步，那麼又何必趕得如此氣喘吁吁呢，表現得鈍感一點不好嗎？我們既然宣稱技術時代更應堅守人文精神，那麼，精神需要給社會提供更穩定的價值，而不是慌慌張張不守舍。《機器人大師》裏的電子詩人的結局是，被關得在自己的星球裏待不下去了，被賣到鄰邦星球。這是萊姆的預言嗎？他是未來學家，我不是，我不會預言，我只會輕輕地告訴自己：埋頭讀你的書就是了。

七日談

（上海篇）

文化行走的感悟



燈下集
楊田田

《文化行走》是文史作家木木的最新一部隨筆。本書寫作時段大致從二〇二〇年春節到二〇二三年春節。全書八十五篇隨筆，分為五部分：第一輯「香江餘波」，是他駐港工作最後一年的所思所想，分析香港的從前和未來。第二輯「鵬城新旅」，他離港後到深圳工作，開展調查研究，審視深圳文化的發展，進而呼喚深港兩地融合發展。第三輯「神州擷英」，是他在不同城市的遊記。第四輯「故鄉記憶」，他描寫返鄉、回母校、見老同學的一些經歷，思考個人成長與故鄉的關係。第五輯「人生絮語」，他從不同角度歸納對社會規律的認知，與讀者分享他的人生感悟。

不同於一些作者只願意寫高光時刻，木木對自己的低谷的經歷並不避諱，還能以理性的眼光審視。比如，在一篇文章裏，他提到在二十歲那年，非常希望辭職高考，卻被領導漠視，導致夢碎。木木從這裏學到的一課，是推己及人。多年後，到他成為領導，無論與

下屬親疏，在下屬去留的問題上絕不阻撓。進入職場的讀者，不難體會到這間的善意。木木善於勸勉。他把人生總結為「桎梏—打破桎梏—桎梏—打破桎梏」的迴圈。關於人生的際遇，他認為，一方面要豁達，接受「世界不是為你準備的」；另一方面，仍要不斷奮進，因為「雪崩時，每朵雪花都有責任；潮起時，每朵浪花都有貢獻。大千世界，沒有微不足道，只有自我放棄」。

這本書最打動我的一篇，是最後的跋——緬懷父親。木木的老父親是殘疾軍人，參加過抗美援朝，在新冠疫情期間不幸病逝。文章通過追憶他工作、生活的點滴，展現平凡人平凡的一生。「他一輩子積極努力地生活着，沒有懈怠和不良嗜好，自覺擔負起家的責任和國的義務，安分守己，把一切委屈吞下，富有韌性地前行。」本篇、也是全書的最後一句話，尤為通透，借用為本篇書評的結尾——「其實，把時間拉長一些，撇開具體的人和事，他這一輩子，也是我的一輩子，你的一輩子。」《文化行走》，是在行走中感悟文化，也是在行走中的自我修行。



飲饌短歌
徐成

嵊州的冬日濕冷難忍，每年總有霜凍雨雪，最冷的那段時間河流都結上了冰，那水雖不似北國的厚，可由人在上面行走溜滑，但也足夠將河流封上幾天的。到了春日冰霜全解，河水回溫，水中的魚兒重又肥美起來，這時候是吃河魚的好時候。嵊州不臨海，因此我們平日裏以吃河鮮為主，各個季節都有不同的河鮮入饌。

母親最愛吃春日的鯽魚，以前的野生鯽魚不會有惱人的煤油味，大概是自然環境還未受到太多污染。活鯽魚的做法有很多種，其中簡單清蒸就十分鮮甜，薄鹽調味即可，不過鯽魚刺多，需要小心品嚐。也可與春天的新蔥同煎烤，煎得恰到好處時，鯽魚表皮香酥，魚肉還多汁美味。更可以將鯽魚先用油煎透，再與蘿蔔絲燉成奶白的鮮湯，蘿蔔清鮮，湯底濃郁，

喝上一碗，頓覺整個身體回暖，一切的食材都在傳遞着春回大地的喜悅。

說起春味，又如何能不提嵊州的枇杷？離開家鄉這些年，我再未吃到過可口的枇杷。他鄉超市中的枇杷又貴又酸，雖然個頭都不小，但味道卻完全錯了。現代技術產出的強扭水果，常常只能在外表上吸引人，一到入口時便真偽分明了。小時候每年枇杷上市，也即意味着夏日將至，春日已近末尾。父親一定會第一時間買枇杷給我吃。初上市的枇杷為求嘗鮮尚未熟透，因此皮薄而韌，常常不能一下子完全剝下，待熟透後薄皮就不費力氣了。不過，枇杷尾端的花朵殘餘物黑乎乎的，剝多了指甲裏都是黑漬，努力清洗也難以完全除盡，因此小時候我常常沒有耐心吃新鮮枇杷。於是父親常給我買糖水枇杷，可以直接吃肉而無需剝皮吐核。枇杷的滋味是甜蜜而膩人的，整整一個春日的醞釀讓這小小的黃色果實有了如此濃郁的甜美味道。然而嘗完枇杷，我們也要向春

日揮手作別了。

江南四五月份的梅雨季節，綿延一兩個月，春日便是在這朦朧煙雨中來到，又離去的。這細細的兩絲敲醒了沉睡的大地，萬物回春，雨水是生命之泉，讓一切都恢復了生機，去迎接夏日的考驗。我們的味蕾在經歷了物質相對匱乏的剝城冬日後，在春天迎來了第一波盛宴。

春的味道是先有點酸澀的，然後是越來越鮮美，最後則是甜蜜得讓人捨不得放手。然而，一年四季輪迴，人生悲歡離合，有什麼是永恆常在的呢？我們將春筍曬乾封存，一次次拿出來在不同季節重溫春日的美味，就好像翻看有些發黃變糊了的老照片一樣，此情此景尚在眼前，筍乾入口之時，春的記憶重又回來。但是我們知道這乾癟的回憶中還是少了些什麼，有些味道到了來年春日便能重新品嚐，而有些味道卻只存在於當日那個獨一無二的春天之中。（全文完）



市井萬象

賞繁花

春季花香總叫人陶醉，各地賞花踏春美不停。在河南省南陽市白河國家城市濕地公園，幾名學生在寫生。

新華社

「高抬貴手」的開顛殘片



藝尼德蘭
王加

提起西方繪畫中的解剖學，大多數人首先會想到達·芬奇留下的大量人體解剖素描稿。不過，「達翁」此舉當時算是「見光死」的非法行為，那些畫稿在他去世後才被公布。而當我在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館偶遇了倫勃朗現存最驚悚的畫作殘片《揚·德伊曼醫生的解剖課》後，才意識到在達·芬奇去世一個世紀後的荷蘭共和國，解剖已成為了一項「公共藝術」。

倫勃朗畢生完成了兩幅關於解剖主題的群像。年僅二十五歲繪製的成名作《杜普醫生的解剖學課》如今仍是海牙莫里茨皇家美術館的重點藏品；而眼前這幅在他「知天命」的一六五六年所完成的《揚·德伊曼醫生的解剖課》就沒那麼幸運了。畫作在一七二三年的一場火災中被焚毀，只留下了用前縮透視法（Foreshortening）示人的罪犯屍體和站在左側手捧其頭蓋骨的醫生助理吉斯特·卡爾科恩。主刀大夫揚·德伊曼的面部也被付之一炬，僅他的軀幹和「高抬貴手」的解剖動作被完好無損地保留下來。若將殘片對比畫家留下的素描畫稿，能夠發現雖然坐在醫生兩側的八名圍觀者群像在火焚後灰飛煙滅，卻意外留下了整幅畫作最「出彩」的局部——儘管放眼望去真實有些

毛骨悚然。

在十七世紀荷蘭共和國，委託關於人體解剖課的畫作已成為當時群體肖像的重要表現形式之一。這些作品通常描繪外科醫生公會（Guild of Surgeons）所組織進行的各類現場解剖課程，並在完成後懸掛在公會內以示紀念。相比較達·芬奇當年以非法途徑獲得屍體、自行解剖並用素描記錄下來的違法行徑，十七世紀「荷蘭黃金時代」的畫家描繪外科醫生進行公開解剖課已成為一種嶄新的合法化潮流。身為當時阿姆斯特丹最如日中天的畫家，倫勃朗不止一次地接到解剖群像的訂單也就順理成章了。

直而這幅寫實到令人不適的畫作，倫勃朗筆下的開顛屍體直接喚起了我對曼特尼亞名作《哀悼基督》中通過前縮透視法表現已故基督的印象。鑒於曼特尼亞那幅頗具視覺衝擊力的畫作堪稱是此技法的經典範本，且通過版畫複製而被廣泛流傳，倫勃朗的構圖大概率受到前輩大師的影響。比起成名作《杜普醫生的解剖學課》中精緻的細節刻畫、生者與屍體不同的皮膚色澤，以及抓拍般的定格瞬間，五十歲的倫勃朗顯然已超越了炫技的層面，力圖着重呈現真實的解剖實驗。僅前縮透視法示人的屍體

正面、其血淋淋的大腦和彷彿探出畫布之外的雙腳，就已足夠表明倫勃朗此時爐火純青的畫技早已完勝強調粉飾細節的早年成名作。

一五九四年，在倫勃朗故鄉的萊頓大學內開放了解剖劇場（Anatomical Theatre）。而倫勃朗記錄《揚·德伊曼醫生的解剖課》的場地應是坐落於阿姆斯特丹市場的另一座環形解剖劇場。據史料記載，由於屍體的保存問題，公開解剖課通常安排在冬季進行，觀眾群包括醫學生、外科醫生和可付費



▲倫勃朗畫作殘片《揚·德伊曼醫生的解剖課》。

入場的好奇民眾。在共持續三天的公開解剖課中，首日是下腹部解剖、次日是橫膈膜以上包含心臟和肺部的胸腔、最後一天則是大腦、肌肉、肌腱、韌帶和骨骼的解剖環節。由此可見，倫勃朗的兩幅解剖學畫作中所展示的環節也頗為不同。揚·德伊曼醫生的解剖課顯然符合上述順序，通過死者腹部清晰可見的窟窿和正在演示開顛手術的瞬間，能夠判斷這是進行到最後一天的解剖課。反觀成名作中杜普醫生正在展示死者的手部肌肉和筋絡，而軀體則完好無損，這不符合解剖課流程的展示也許客觀反映了初出茅廬的倫勃朗為了美觀而犧牲寫實的藝術處理。待到「知天命」的年紀，經歷了《夜巡》的爭議和愛妻的離世，大師在閱盡浮華之後的畫風反倒愈發無所顧忌，變得真實而深刻了。

一六五六年，年逾半百的倫勃朗宣告破產。同年，他受邀完成了《揚·德伊曼醫生的解剖課》。這幅群像傑作命運多舛的經歷與大師盛極而衰的人生軌跡竟不謀而合。雖然今天我們再也無法親眼目睹畫作的全貌，但倫勃朗為世人留下的經典前縮透視遺體能在熊熊烈火中幸免於難，也算是上蒼於心不忍、高抬貴手了吧。